汉诗新韵

诗三首

马承斌

冬雪飘新村

冬雪农庄何惧冷，小楼新舍会宾朋。
猪排温酒仙桌摆，羊骨焗汤暖气腾。
长岭三山千户乐，四环八达万民兴。
家常多话春耕讲，规划来年五谷登。

月夜赏樱花

霓光异彩绚湖滨，疑似繁星照美人。
朵朵欢容彰韵致，声声笑语乐嘉宾。
银花玉烛温寒夜，火树蓝桥接暖晨。
珠璧交辉尤璀璨，清风明月满城春。

四月农庄一瞥

几场甘霖景色妍，田畴麦浪起新烟。
远观峻岭三春画，近赏山乡四月天。
旭日辉扬红杏媚，夕阳霞映玉桃嫣。
熏风暖物尽芳盛，觞酌农庄不羡仙。

又见炊烟

（外一首）

何美琪

高楼林立
切断望乡的目光
一缕炊烟
鱼一般游进梦乡
那是从浓稠的夜色里
丝丝缕缕抽出的
久蓄心底的念想

牵着冬天的衣襟
回到久别的故乡
村庄太静了
溪水太瘦了
那些鸡鸭的欢唱呢
那些狗吠
那些老牛反刍的岁月
或许在我离开村庄时
就像一滴水缓缓地
离开了我的眼

直到 一缕炊烟
在瓦缝里抒情
如一支清丽的客家山歌
唤醒心底最柔软的记忆
泪光中依稀看见
种在地里的母亲
还在灶台忙碌
煮熟一个个香甜的日子
喂养着那些童年的时光

心里始终珍藏着
一枚关于炊烟的印记
在思念中起舞
在血液中流淌
故乡的炊烟啊
这人间的烟火
这村庄的生息与呼吸
只要有炊烟升起的地方
就是家的方向

桃花开了

雄鸡嘹亮的啼唱
将白昼一点点拉长
春从海拔千米的山顶
款款飘落
谁的柴门虚掩
一夜春风轻度
诗意的粉红
点燃一树春光

人面桃花
在唐诗宋词中
在乐府元曲里
轻吟浅唱
至今仍挂在枝头
那个倚门而立的姑娘
还在水草般柔软的年龄
静听一朵花开的声音
和三生三世的许诺

春风十里
桃花又开成爱的模样
一朵开在前世
一朵开在今生
一朵开在天边
一朵开在眼前
每一次花开花落
都是一次爱的修行

采一朵思念
将花瓶插成
记忆中的云霞
春来了 我在洣水河畔等你
花开了 我在桃林等你
果熟了 我在爱中等你

多么美丽的跨年之夜，多么美好的深情等待，浏阳河上腾空绽放的灿烂烟花，伴着新年的钟声，催开了遍地缤纷的鲜花，激荡着人们奋进新征程的澎湃豪情。

——题记

跨年之夜的烟花盛宴

璀璨的烟花，伴我们迈入2024年。 徐移波 摄

谭仲池

寒风徐徐吹过茂密葱郁的树林，带露的青青的小草悄悄在温暖的阳光里萌芽；地底的泉流已经开始默默涌动，醒来的田野露出了泥土憨厚的笑容。

一切都在孕育新的希望，一切都在编织新的光景。

2023年12月31日清晨，车子在白色的雾气中穿行，我凝望窗外，就感觉眼前的山川像一幅水灵灵的图画，看着让人心旷神怡。进入浏阳城区，雾气散尽，太阳洒下的光芒给城郭、街道、桥梁镀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

我这次是专程来浏阳采访跨年焰火晚会的导演黄成，想知道在跨年之夜，他又将给广大现场观众和电视观众献上何其美妙的烟花盛宴。

早在37年前，我就写过浏阳代表中国去参加摩纳哥国际烟花大赛夺冠的报告文学《摩纳哥上空的中国花》。从那以后，我对浏阳烟花就有了一种痴恋的特殊感情。我知道浏阳花炮匠人从初唐至今，一千多年来就承前启后、一往情深地把自己的心血和辛勤倾注在每一个爆竹、烟花上，让沉淀在心中的美丽梦幻、绚烂画图和多彩光影，在不同的欢庆节日、隆重盛典乃至家庭的红白喜事，都绽放奇光异彩，播种幸福与欢乐。

2023年很不平凡，对于花炮之乡浏阳而言，是近些年最好的丰收年。据初步统计，仅花炮产业全年产值已突破500亿元，年增长60%以上。全市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全国百强县市中排名第5位。经过疫情防控平稳转换的人们，现在可以欣喜地看到浏阳烟花在全国各地纵情绽放，传递信心和力量，表达对日新月异变化的无限喜悦。

下午两点，我在浏阳河畔的天空剧院，见到从燃放现场风尘仆仆跑来的数字电光烟花秀首创者黄成。

在河边的绿草地上，黄成侃侃而谈。他告诉我，早在2017年，他在祖国宝岛的台北市导演的跨年焰火晚会，虽只有300秒钟的时段，却轰动了整个台北市。而今天在自己家乡举行的《跨年烟花祈愿夜》又有其新意和深意。他还特别强调，随着科技的创新，浏阳烟花在色彩的丰富度、烟雾的淡化与电光技术的融入度以及安全性、环保性、观赏性等方面，又有了新的提升。由此，我想到今晚的跨年焰火晚会将会是何等的奇特，何等的诗画神境。因其美轮美奂，不可言表，今夜的跨年焰火晚会，中央电视台13频道，还派出了优秀团队来到现场进行直播。那一个瞬间，全国的电视观众将领略这场焰火盛宴的独特美味与精彩。

夜幕徐徐降临，在观众的热切等待中，跨年焰火晚会在雄浑的音乐声中，拉开了《祥瑞祈福》的序幕。瞬间，无数灿烂的礼花在浏阳河的夜空飞腾绽放，流光溢彩。

欢呼声，掌声，一起伴着缤纷的空中烟花，回荡在古老山城的上空。

这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宋代词人赵长卿在《满庭芳》里对燃放爆竹迎新年的生动描述：

“爆竹声飞，屠苏香钿，华堂歌舞催春。念我功名冷落，又重是，一岁还新。”

在词中，虽有几分隐隐凄清，但爆竹的欢乐之声，却让词人对新的一年满怀新的期待。

接着不断出现的烟花幻景、云中楼阁、山水光影与礼花弹层次分明、大小相间、声响脆亮的壮观图景，把观众的美好寄托与新年展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和激情飞扬。

你看那金黄、鲜红、兰紫、银白的霞霓蕴含着多少渴望人生壮丽的情愫和对美好未来的遐想。我知道这些花色各异的烟花，深蕴着烟花制造者的智慧深情与绚丽展望、审美追求。香港诗人梦如曾经在《烟花》诗中写道：

为博取世人的喝彩
撕裂自己
任由生命
在五彩缤纷中陨落

他将“烟花”人性化，形象深邃地诠释着美的精灵所呈现的生命艺术价值与人文精神。

作为一个现场观众，我真的已置身于满城飞花，天上地下同灿烂共缤纷的欢乐海洋之中。

白天黄成向我描绘的燃放情景与现场轰动效应，现在一一在眼前呈现。这是何其灿烂的中华文明，以烟花呈现的古典精彩，何其激动人心，荡漾幸福暖流的亿万光芒！

这是一场迎接龙年到来的文化艺术音乐盛宴，是开启涌动创造激情和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的新年序幕，是展现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奋斗者们阔步前进的雄壮画卷。

古典神奇、现代新潮的浏阳烟花，是绚烂的精灵，岁月的斑斓，自然的灵光，快乐的天使，盛世的华锦。此刻，透过天地间闪耀的银星、金霞、红云、紫光，我看到了龙腾凤舞的宇宙奇观，云帆高悬的大江壮阔。

2024年披着夜色的斑斓，挽着万家灯火朝我们走来。她妩媚温和的微笑，像春风吹开神州锦绣；她坚实有力的步伐，踏响铿锵鼓点，激励我们去创造新的辉煌！

悠悠红薯香

彭祖耀

“老弟，快回家搬红薯，可好吃啦。”我接到老家邻居宗哥的电话，“今年风调雨顺，什么都收成好，薯丝、薯糕、薯片、薯粉、薯糖……都抓点去，哈哈……”爽朗的笑声，氤氲着故乡那悠悠薯香。

“我来开车，怕你走神。”妻子听惯了我常念叨红薯，知我思乡心切。

汽车疾驰在金色的大地，旭日秋阳，稻子盈香，天空那朵白云恰似一只蝴蝶向着我的故乡翩翩翻飞。

那年月，红薯是乡亲们生命的根脉。家乡群山连绵，人多田少，红薯是我们的辅粮。山坡、河堤、滩涂、路边、屋旁到处是红薯的风姿。家乡人见缝插针，哪怕巨石丛中一小块饭桌大小的土地也爬满了红薯藤。

家乡的红薯好种易活，生命顽强。当春风拂过大地，红薯种睡在土厢里十来天，醒了吐出紫色的小嫩芽，有的像奇怪的珊瑚；有的像飞舞的蝴蝶，绿油油的叶子在阳光下闪耀。薯秧筷子般粗细，一尺来长，就要“出嫁”。薯秧仰卧在松软的“摇篮”里，点一撮火土灰，撒一把牛粪，盖上泥土，用脚踩实，浇一瓢粪水，就在新窝安家落户。寒潮来袭，骄阳似火好像和它没关系，依然快乐成长。夏季来临，红薯藤开枝散叶，如同绿毯铺满大地，悄悄孕育丰收的果实。

“红薯贱死了，只要天不塌，地不毁，就能活下来。”我翻红薯藤的时候，父亲告诉我。家乡的红薯喜雨耐旱，梅雨季节，雨下得越多，它长得越青翠。沙滩上的红薯，即使水漫金山，叶子无踪，茎蔓粉碎，只要根还在，大水过后，它还是安然无恙，继续长叶牵藤。干旱时，别的庄稼奄奄一息，它却翠色欲流，野蛮生长。

秋天，山村成了红薯的世界，乡亲们挥洒汗水，将村子染成金色的稻子，葱绿的薯海。一丘丘、一垄垄、一坡坡，红薯藤爬满了沟沟壑壑，山山岭岭，爬向天际。绿绿的叶，长长的藤，红薯苑高高隆起像小山包，从一条条的缝儿可以看到圆滚圆滚的红薯，像一个个熟睡的胖娃娃。有的干脆露出小半边脸，太阳晒得泛起了淡淡的红晕，掩饰不住得意。

我和开裆裤伙伴们，割草累了，放牛渴了，跑到薯地，拣包儿大、缝儿宽的，扒扒扒、扒扒扒，尘土飞扬，乐不可支，轻轻一拽，哈哈哈、哈哈哈，一串串、一丛丛的红薯崩跳出来，你一只，他一只，擦擦擦、擦擦擦，你在他烂裤衩揩，他在我破背心上抹，追逐、打闹、欢叫，疯累了，往后一仰，瘫在薯藤上，捧着红薯啃啃啃，三下五除二咬掉红薯皮，嚼一口水汪汪，甜津津，香脆脆，世界上哪有这么解馋的啊。

至于“偷袭”了谁家的红薯，我们懒得管，懒得问，大人们大多也懒得管，懒得问，露水蔬果随你吃。一次，杨花大婶头盖印花布，拿着竹竿急匆匆去小河里赶鸭子回家，发现了我们这帮野孩子在她自家红薯地像野猪聚餐一样，吆喝声拉得老长，好似驱赶菜园里的母鸡：“呵——哧，呵——哧，爱吃婆，吃一箩，吃了我家红薯不怕硕（羞），别跑，别摔了啊，呵呵呵，呵呵呵……”杨花婶的骂声好像比我们这帮捣蛋鬼吃红薯还甜。“爱吃婆”们两手掰开腮帮子，翘起屁股，冲着杨花婶做个丑死人的鬼脸，撒开脚丫子跑，稻田里正在偷吃谷子的麻雀“扑”的一声，叽叽喳喳唱着欢歌，贴着稻浪无影无踪。

霜降时节，生产队分一千多斤，自留地刨八九担，散学后我和姐姐们去已挖过的红薯地里盘野红薯，家里红薯堆成山，每个角落漂浮着红薯的味道，丰收的味道。

月上梢头，繁星点点，村庄披着银纱，涂上了一层寒凉的色调，宛如一位温婉而清冷的村姑。偶闻几声犬吠，更显秋夜的宁静。

母亲买来白纸蘸些米汤，糊在窗棂上，屋里暖暖和和。土砖墙缝里插着点燃的竹篾，微弱的光影里，姐姐们笑吟吟分拣红薯，连着薯蔸没有摘下来的“红薯王”挂在墙上做槽红薯，留着冬天生吃；身强体壮、完好无损的红薯和薯种藏地窖；个头小、歪瓜裂枣的用来蒸煮吃，熬薯糖；其余的刨薯丝，做过年节、生日、待客的美食。母亲扯着麻绳把红薯吊到床下的地窖，父亲码一层红薯就铺一层红红的松针，我蹲在地窖端煤油灯，枣核似的火苗映照着父亲，他瘦，额头蚯蚓似的青筋纵横交错，枯树枝似的手沾满薯浆，像是在收藏奇珍异宝。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生活艰难，母亲的精打细算、舐犊情深，父亲勤劳节俭、含辛茹苦，我们的日子像母亲的蒸薯一样，温润、祥和、香甜。

“为什么种这么多红薯呀？”“家有红薯心不慌，红薯帮我们度过了好多回灾荒，有大恩啊！”懵懵懂懂、调皮馋嘴的我，记住了红薯的恩情。

汽车疾驰，飞过一个个村庄，一道道山峦，一眨眼，远远的那点绿撞进我的视线，那不就是家乡那棵顶天古樟么，摇下车窗，好香，那悠悠薯香……

未觉春曾去

王宏

这个冬天，父亲动了一个小手术，微创，腹部打了三个小孔而已，术后第三天即出院。没料到，回家一个星期了，肚脐眼旁那个创口总不愈合，每天换纱布都有一些渗出物，手术医生说没大碍，改服头孢消炎，每天换纱布就是。照办，第四天换纱布伤口还是未有好转，渗出物依然没有“断流”。家门口小医院换药的70多岁老医生洪爹果断建议“炎症太顽固，改用静脉输液注射消炎药”，一旁的我顾不上和兄弟姐妹通气，当即答应了洪爹。开始输液，上午一次，下午一次，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渗出物虽有减少，却并未绝迹，老年人免疫力真是差了。我们的心不得不悬着，我瞧出了父亲日复一日的凝重脸色，洪爹也担心这样下去出现瘘管就麻烦了，又得手术，80岁的老人哪能受得住折腾？

第七天换药。我们眼前一亮，纱布上只剩下一小团淡淡的碘伏褐色了，伤口也结痂了。教了一辈子书的父亲，这一刻像一名将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攻下一座城池，沉浸在喜色之中，“天爹爹诶，咯就要得，要得，终于胜利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换纱布。完了，父亲坐直身子，像一名谦虚的小学生，面对洪爹正色道：“洪爹，您看我咯样子还能活多少年，如今日子咯好过，还是想多活几岁啵！”洪爹慢悠悠说，只要没有基础病那还能活好多年，父亲又问啥叫基础病，一问一答，父亲刨根问底，比他当年的学生好学多了。

然而，父亲上车的模样还是让我忐忑。三根动脉闭塞严重，腿脚乏力，他一手扶住车门，先将左腿使劲挪到座位边上，再往里蹭，一次又一次，四五秒，用力拖着右腿往车内移，使不上劲，就用双手扶住大腿，几乎是搬到座位上。下车并不比上车容易，双脚落地之后，父亲用左手扶着车门，不紧不慢，好一会儿确定站稳之后，再用劲关上车门，缓缓离开。唉，这哪里是曾经用脚步丈量从学校到家里22分钟2778步的父亲？这个距离他可是丈量了30多年，说起这个步数和用时，父亲言语笃定！

孔子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80岁毕竟已属耄耋之年，垂垂老矣。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父母在与不在，代表着人在当下的坐标点。在这个冬日里，面对父亲的病体和老态，我联想到人生有如四季，父母代表秋冬，子女便是春夏，父母在，子女的世界万紫千红、生机勃发，尽管四十、五十，甚至六十岁，依然觉得自己像个孩子。在父母背影遮挡之下，前方永远洒满朝阳，却不见陌上斜阳；草木永远绿意盎然，然无视霜后枯枝。即便父母已经年迈，老态龙钟，总觉得昼夜的交替，四季的轮回，离自己遥远着。

我对季节变化天生不敏感，桃花已谢，柳色渐深，我却在杜鹃鸣叫中寻觅早莺的歌声；雁阵飞过，蛙声渐隐，我还在菊花怒放里捕捉丹桂的幽香。冬天里，香樟树、桂花树一身的绿色，让我无视梧桐树、银杏树满目的枯枝，萧瑟北风之下，黑麦草的深绿，常常让我惊呼“又是一年春草绿”。长衣厚衫的人群之中，我用奔跑的姿势，让汗水淋湿短衣薄衫，用热气腾腾、气喘吁吁的身体，在无边冬季之中点染一处炽热的夏天。早已习惯孩子们对自己各种称呼，不去在乎该叫我“叔叔”还是“伯伯”。也罔顾女儿长大成人的事实，晨光之中，那一群蹦蹦跳跳上学的孩子们中，仿佛有女儿的身影。早已拆迁了的家园故土，只要遇见当年的叔叔伯伯，而今早已是白发苍苍、颤颤巍巍，一声招呼，一阵寒暄，总觉得那就是昨天的模样，没去仔细观察岁月留下的深辙。怪不得，四季之中，自己只记得繁花似锦、春和景明，却忘了衰草连天、风霜雨雪。

日历就要撕去最后一页，闲坐书房，隔着落地大玻璃，远方的山和河，近处的湖与路，中间是等着化身城市的土地，朦胧的空气填满远近和中间，透过茶雾，半黄半绿，亦城亦乡，春天仿佛未曾离去，只是嫌不够鲜亮，还在使劲擦亮底色。

品咂一口茶汤，禁不住端详一番日历，窗前天地新，书中春色美，文里少年情。感慨系之——

未觉春曾去。